

襄陽府志

第八本

卷十七

藝文

卷十八

金石



襄陽府志

襄陽府志卷第十七

藝文志

周

宋玉子一卷錄一卷賦十六篇開北通志注引七錄

漢

劉睦春秋旨義終始論後漢書齊武王傳

劉珍釋名三十篇

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原注起光武紀注至靈帝又錄隋志唐志一百二十七卷又錄

一卷文獻建武以來名臣傳集二卷隋志唐志同

錄一卷隋志注本傳云

劉駒駢集一卷錄一卷隋志新舊唐志作集二卷

王逸賦誄書論及雜文二十一篇、漢詩百二十三篇、後漢書本

傳、隋志注梁有王楚辭章句十七卷、宋志隋志注

目錄二卷、唐志錄一卷通志作十卷、自月曰昔者孔

子睿聖明、誌天生不羣足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

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民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乘而

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并爭道德陵遲謫訛萌生於

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矧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

以名世、而屈原履忠被對憂悲愁思獨倚詩人之義而

離騷士以諷諫、下以自譴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

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瑤其文采

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難騷經

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焉

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考章即位深宏道藝

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是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

十五卷、閎而不說又以壯為賦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

復以所識、所知雅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

能究其微妙、然大旨之路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

為高、以扶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

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策

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許愚而不言顯則不能扶危

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遠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
 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踐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
 清潔之性直若砥石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
 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親於
 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
 容納忿患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
 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
 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稼穡之艱命
 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大雅
 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寔已怨其君不智之
 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其君不智之
 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
 裔則厥初生民實維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
 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驅王剌而
 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以陳詞則尚書咎繇
 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口習口口
 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
 以來名儒傳述之士著述詩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
 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志
 質百世無匹名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

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
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歎共爲楚辭十六篇是爲
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已作九思與班固二敘爲十七卷而
各爲之注其九思之注漢興祖疑其子延壽所爲然漢志
地理志藝文志卽有自注事在逸前謝靈運作山居賦亦
自注之安知其非用逸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古文
楚詞釋文一卷其篇第首離騷次九辨九歌天問九章遠
游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九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太
招九思迴與今本不同興祖據逸九章注中稱皆解於九
辯中知古本九辯在前九章在後振孫又引朱子之言據
天聖十年陳說之序謂舊本篇第混併乃攷其人之先後

重定其篇第。知今本爲說之所改。則自宋以來。已非逸之舊本。又黃伯思東觀餘論。謂逸注楚詞序皆在後。如法言舊本之例。不知何人移於前。不但篇第非舊。并其序亦非舊。然洪興祖攷異。於離騷經下注曰。釋文第一無經字。而逸注明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則逸所注本。確有經字。與釋文不同。如謂釋文爲舊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說可也。逸注雖甚詳。然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故李善注文選。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諸篇。注中往往隔句用韻。如哀憤結縉。慮煩冤也。悲哀太息。損肺肝也。心中結風。如連環也。之類。不一而足。蓋仿周易象傳之體。亦足以考證漢人之韻。而吳棫以來談古韻者。皆未徵引。是尤宜表而出之。

矣

四庫全書提要

正部論八卷

七錄隋志同

齊典五卷

隋志

王延壽靈光殿賦一篇夢賦一篇

後漢書主逸傳隋志作集三卷

宋忠周易注十卷

七錄隋志有周易五卷注漢荆州牧劉表章句

張惠言易義

別錄曰三國志注劉表為荆州牧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

綦母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釋文敘錄及隋經

籍志皆有劉表易章句五卷釋文又引中經簿錄云注易

十卷七錄云九卷錄一卷疑即所謂後定者也而宋忠復

自有著書釋文敘錄云宋衷易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

人後漢荆州五等從事又引七錄七志云十卷隋志則云

梁有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忠與衷五業與五等

形聲之殊蓋釋文成於隋其時宋注猶在陸元朗得見之

隋志據唐時見存則知此書亡於唐初矣然李鼎祚史徵
 皆詳引之則似未嘗亡者疑不能明也虞仲翔表云北海
 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今以
 殘文推之仲子言乾升坤降卦氣動靜大抵出入荀氏虞
 君以為差勝康成者或以此景升章句尤闕略難考案其
 義於鄭為近大要兩家皆費氏易也然費氏易無變動而
 仲子注革五云九者變爻則其異於鄭荀者不可得而聞
 云茗柯法言注十二卷隋志唐楊子太元經注九
文集隋志新唐書藝文志有宋仲孚太元經十二卷考隋書及
 舊唐書經籍志俱即宋仲子注書子為孚因譌為孚爾湖北
通志注引
經義考

謝該左氏謝氏釋

晉

習鑿齒漢晉陽秋五十四卷晉書本傳舊唐志作五十四卷隋志作四十七

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謂漢所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經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閒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蠲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客之難躬臨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拓勁蜀旋撫中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快非常之業以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冠代武達以定厥庸帝卷南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父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

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謂制當年當年不足有靜亂之功則魏未會為天下之主王道不
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其工伯有九州秦政不
奄平區夏韃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
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
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借禪名謂不可制則感
之甚者也何者魏器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
取之絕大義於彼何存且吳楚胥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
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
之義不絕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影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
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
人正情遇物假之降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
篤而勞忠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王德不素積義險冰
薄宣皇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
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而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
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保於所為不係於所藉立功者言其
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蹙於亡秦
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
立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
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
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
楚莊推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

有德之王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
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况積勳累功靜亂圖衆數之所
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
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
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
順而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王夫
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
於微弱配天而爲地方駕於三代之比俛首於曹氏側足
於不正卽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愆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
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
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
不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
所職聿來未以剪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
魏氏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
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
道者蓋動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愍於周而
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其工之不爲國而不化哉
欲尊其君而之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
於不勝之道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節矣節

晉書本傳

襄陽耆舊記五卷

隋志

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

城邑後載牧守隋經籍志曰耆舊記唐藝文志曰耆舊傳

觀其書紀錄叢勝非傳體也名當從經籍志云

文獻通考引讀書志

案是書久佚今心齋十種有其本自是後人重纂者據晁

氏謂名當從隋志意以記足該傳傳不足該記耳但唐志

必確有其目觀皮陸兩詩知其時所讀本原作傳矣即諸

書引稱傳記不一亦必各有所本或志人物牧守則曰傳

志山川城邑則曰記統為一書故或稱傳或稱記也宜兩

存之以闕其疑

陸龜蒙讀襄陽耆舊傳因作詩五百言寄

翼分化作英髦

皮襲美漢皋古來雄山川天下無高當

特立冠耆舊離騷既日月九辯即列宿卓哉悲

風雅左龐公樂幽隱辟聘無所就祇愛鹿門泉冷冷可巖

漱孔明臥龍者潛伏躬耕耨忽遭元德雲遂起麟角聞三

胡節皆峻三習名亦茂其餘文武家相望如斥堠思齊
梁降寂寞寡清膏凝融為漪潤復結作瑩瑤不知粹和氣
有得方大受將生皮夫子上帝可其奏并包數公不用以
毀厥後嘗聞兇童歲嬉戲陳俎豆積漸開詞源一派分萬
溜先崇周孔室大懼壞結構次補荀孟垣所貴亡罅漏仰
瞻三皇道蟻蝨在宇宙却視五霸圖股掌弄孩幼或能醢
醜醜或與翼維穀或喜掉直吞或樂斬邪脰或藉鈕翳薈
或整理錯謬或如百千騎合沓原野狩又如曉江平風死
波不皺幽埋力須掘遺落貲必購乃於文學中十倍倚頓
富囊乏向咸鎬馬重遲步驟專場射策時縛虎富弼歸
來把通籍且作高堂壽未足逞戈矛誰云被文繡從知偶
東下帆影拂吳岬物象悉摧藏精靈供雕鏤伊余荒沈疾
顛顛守圭竇方推洪範疇更念大元首陳詩永風俗學古
窮篆籀朝朝貴新米往往逢責訴既被却里郵亦為瘦子
兩持冠適甌越敢怨不得售窘者曠沙磧悲如與霜寒唯
君任車轍以遂海上鼻披襟兩相對半夜忽有詩語宮商
清風忘憂飲陶酹驅為文翰侶駕早參翼殿有時誰宮商
自喜真邂逅孤情易苦誦直詩還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
改懷袖皮日休曾望讀襄陽者舊傳見時五百言過衰
庸杖靡有稱是然襄陽曼事思恩在且夫昔傳傳所未載
者漢陽王則孟社天孟浩然則文齊大次而贊之
因而寄答亦詩人無言不副之義也漢水碧於天南荆廓

然秀廬羅遵古俗鄂郢迷昔園幽奇無得狀曉絕不能
新替忽矣新山川然舊遊夫生造土一應元在均
乃嶮岨屈景實豪右是非既自分涇渭不能就粵白雲
來清才若天激偉哉洞上隱卓爾隆中韓始將興
與麒麟萬乘不可謁千鍾固非茂爰從景升死後上
兵侯檀溪試戈船峴嶺屯貝冑寂寞數千年質唯巨
上元賞唐德生賢命之授是謂漢陽王帝曰俞爾
舊神鬼宏才驟前後勢端為金莖明堂構在昔房陵
椿詞源吐從溜六成清廣音一柱明堂構在昔房陵
穹正中淵緊王竭然出上下拓宇審俯視三事將引
童幼低摧護中興若鳳視其過險心伸足逢陽將引
既正北極尊遂治眾星謬重聞章陵幸再見坡陽將
刮新膜天如重熨總易政疾似效求賢甚於購化之
年民安而國富翼衛兩舜超釣陳十堯驛忽然遣相
羿卸其說姦伴即乘播遷遂壽毒遺廣乾峰屹功名
組繡開元文物盛孟卿子別岫斯文縱奇巧秦壘新
甘窮卧牛衣受辱對狗寶思縷如易父才通似元首
龍宮怪於天篆籀知者競欲如仙籍或將訴任達且
觥遂為當時陋既為才鬼終恐為仙籍或將訴任達
作升木猶兼濟與獨善俱敢懷其臭江漢稱炳靈克
清畫繼彼欲為三如醕如醕兩鶴思競開陸雙松格
結彼世外交遇之於邈近兩鶴思競開陸雙松格爭
瘞唯恐

別仙才連滄襟神

案皮詩偉哉洞上隱洞疑當作洞水經注蔡

州大岸西有洞湖楊儀居上洞楊邕居下洞其下即引者

舊傳云儀為蜀相諸葛亮長史邕為丞相亮主簿云云以

下句卓爾隆中耨合之而意其指此也 高人逸士傳八

卷唐志集五卷隋志唐志同舊

釋道安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又一卷唐志唐志俱無源字

江圖二卷唐志

庾仲雍漢水記一卷隋志善並作五卷新舊唐

郭仲產襄陽記文獻通考

王愆期救襄陽上都督府事一卷舊唐志新唐志無督字

宋

柳世隆龜經秘要二卷

齊書本傳唐志三卷

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

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

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

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南史本傳

齊

韋瞻

元汪雍州秀才

集十卷

隋志

梁

柳憺集二十卷

七錄

仁政傳

南史本傳

文通之名七錄作憺梁書

南史並作憺考憺字義訓與通義相扶是時始興王憺一

字僧達亦其證也當以七

爲正

湖北通志

柳惲集十二卷

七錄